性理大中

性理大中卷之十七

錢塘應撝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治道總論

明道先生上神宗皇帝書曰。臣竊謂聖人創法。皆本諸人情。極乎物理。雖二帝三王不無隨時因革。踵事增損之制。然至于爲治之大原。牧民之要道。則前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蓋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

或用其偏則小安此歷代彰灼著明之效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于今姑欲循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倘謂今人之情皆已異于古先王之迹不可復于今趨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爲之論而亦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謂如宮室飲食衣服器用之類苟便于今而有法度者豈亦遽當改革哉惟其天理之不可易人所賴以生者非有古今之興聖人之所必爲者固可槩舉然行之有先後用之有緩急若夫裁成運動周旋

曲當。則在朝廷講求設施如何耳。古者自天子逹于
庶人。必須師友以成就其德業。故舜禹文武之聖。亦
皆有所從學。今師傅之職不脩。友臣之義未著。所以
尊德樂善之風。未成于天下。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
王者必奉天建官。故天地四時之職。歷二帝三王。未
之或改。所以百度脩而萬化理也。至唐猶僅存其畧。
當其治時。尚得綱紀小正。今官秩淆亂。職業廢弛。太
平之治。所以未至。亦非有古今之異也。天生蒸民。立
之君。使司牧之。必制其常產。使之厚生。則經界不可

不正井地不可不均。此爲治之大本也。唐尚能有口分受田之制。今則蕩然無法。富者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餓殍而莫之恤。幸民雖多。而衣食不足者蓋無紀極。生齒日益繁。而不爲之制。則衣食日蹙。轉死日多。此乃治亂之機也。豈可不漸圖其制之之道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政教始于鄉里。其法起于比閭族黨。州縣鄉遂。以相聯屬統治。民相安而親睦。刑法鮮犯。廉恥易格。此亦人情之所自然。行之則效。亦非有古今之異也。庠序之教。先王所以明

人倫。化成天下。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而禮義不興。貢士不本于鄉里。而行實不脩。秀士不養于學校。而人才多廢。此較然之事。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而兵農未始判也。今驕兵耗匱國力。亦已竭極矣。臣謂禁衛之外。不漸歸之于農。則將貽深慮。府史胥徒之役。毒遍天下。不更其制。則未免大患。此亦至明之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民有九年之食。無三年之食者。以爲國非其國。臣觀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勤。

雖富室强宗，鮮有餘積。況其貧弱者乎。或一州一縣有年歲之凶，即盜賊縱横。饑羸滿路。如不幸有方三二千里之災。或連年之歉。未知朝廷將何道以處之。則其患不可勝言矣。豈可曰昔何以不至是。因以幸爲可恃也哉。固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公私交爲備粟之法。以爲之備。此亦無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而民無所困苦。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游手不可貲度。觀其窮蹙辛苦。孤貧疾病。變詐巧僞。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

生日益歲滋。久將若何。事已窮極。非聖人能變而通之。則無以免患。豈可謂無可奈何而已哉。此在酌古變今。均多恤寡。漸爲之業。以久之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治于五官。山虞澤衡。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今五官不脩。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豈惟物失其性。林木所資天下皆以童赭。斧斤焚蕩。尚且侵尋不禁。而川澤漁獵之繁。暴殄天物。亦已耗竭。則將若之何。此乃窮弊之極矣。惟脩虞衡之職。則有

變通長久之勢。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冠婚喪祭。衣服器用。等差分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今禮制未脩。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販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既無定分。則姦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豈有止息哉。此爭亂之道也。則先王之法。豈得不講求而損益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此十者特其端緒耳。臣特論其大端。以爲三代之法。有必可施行之驗。如其綱條度數。施爲注措之

道則審行之必也稽之經訓而合施之人情而宜此曉然之定理豈徒若迂疏無用之說哉惟聖明裁擇

○論治者貴識體○治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綱紀分正百職順天揆事創制立度以盡天下之務治之法也法者道之用也○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令非義也若論爲治不爲則已如復爲之須于今之法度內處得其當方爲合義○

伊 必井田必肉刑必封建而後天下可爲非聖人之達道也善治者放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放封建而臨之而民

不勞放肉刑而用之而民不怨得聖人之意而不脩其迹迹者聖人因一時之利而利焉者耳

○伊 事事物物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爲物作則也惟止之各於其所而已止之不得其所則無可止之理

○伊 養民者以愛其力爲本民力足則生養遂然後教化可行風俗可美是故善爲政者必重民力

○教人者養其善心則惡自消治民者導以敬遜則爭自止

○聖人爲戒必于方盛之時方盛慮衰則可以防其滿極而圖其

永久至于既衰而後戒則無及矣自古天下之治未有久而不亂者蓋不能戒于其盛也○民可明也不可愚也民可教也不可威也民可順也不可强也民可使也不可欺也○伊守國者必設險山河之固城郭溝洫之阻特其大端耳若無尊卑貴賤之分明之以等威異之以物采凡所以杜絶陵僭限隔上下皆險之大用也○安危之本在乎人情治亂之機繫乎事始衆心睽乖則有言不信萬邦協和則所爲必成○伊嘗與客語爲政曰甚矣小人之無行也牛壯食

其力老則屠之客曰不得不然也牛老不可用屠之猶得半牛之價復稱貸以買壯者不爾則廢耕矣且安得芻粟養無用之牛乎曰爾之言知計利而不知義者也爲政之本莫大于使民興行民善俗而衣食不足者未之有也水旱螟蟲之災皆不善之致也

龜山楊氏曰政者正也王中心無爲以守至正而天下從之○爲政要得厲威嚴使事事齊整甚易但失于不寬便不是古人作處孔子言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又曰寬則得衆若使寬非常道聖人不只如

此說了。今人只要事事如意。故但見寬政悶人。不知權柄在手、不是使性氣處。何嘗見百姓不畏官人。但見官人多虐百姓耳。然寬亦須有制始得、若百事不管。雖務寬大。則胥吏舞文弄法、不成官府。須要權常在已。操縱予奪。總不由人、儘寬不妨、程伯淳作縣、常于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某每日常有愧于此、觀其用心、應是不錯決撻了人。古人於民、若保赤子、爲其無知也、常以無知恕之。則雖有可怒之事。亦無所施其怒。無知則固不察利害所在、教之趨利避害、全

在保者今赤子若無人保則雖有坑穽在前蹈之而不知故凡事疑有後害而民所見未到者當與他做主始得

五峯胡氏曰養民唯恐不足此世之所以治安也取民惟恐不足此世之所以敗亡也

豫章羅氏曰教化者朝廷之先務廉耻者士人之美節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則天下有風俗或朝廷不務教化而責士人之廉耻士人不尚廉耻而望風俗之美其可得

乎○天下之變不起于四方而起于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

延平李氏曰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厲廉耻爲先本末備具可舉而行

元城劉氏曰嘗考禮記春夏月令以謂無聚大衆無置城郭掩骼埋胔毋起土功有以見聖人奉順陰陽取法天地力役之事不奪農時行道之墐亦順生氣是以風雨時若災害不生天人和同上下交泰其或賦政違道役使失中人力疲勞養氣揺動則國有水

旱之變。民罹疾疫之災。此繼天奉元之君。所以夙夜恭敬而不敢忽也。

朱子曰。天下萬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要切處。所謂大根本者。固無出于人主之心術。而所謂要切處者。則必大本既立。然後可推而見也。如論任賢相。杜私門。則立政之要也。擇良吏。輕賦役。則養民之要也。公選將帥。不由近習。則治軍之要也。樂聞規諫。不喜導諛。則聽言之要也。推此數端。餘皆可見。然未有大本不立而可以語此者。此古之欲平天下者。

所以汲汲于正心誠意以立其本也若徒言正心而不足以識事物之要或精覈事情而特昧夫根本之歸則是腐儒迂濶之論俗士功利之談皆不足與論當世之務矣○天下國家之務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實在省賦省賦之實在治軍若夫治軍省賦以為恤民之本則又在夫人君正其心術以立綱紀而已矣○人主以論相為職宰相以正君為職二者各得其職然後體統正而朝廷尊天下之政必出于一而無多門之獘苟當論相者求其適已而不求其正已

取其可愛而不取其可畏則人主失其職矣。當正君者不以獻可替否爲事而以趨利承意爲能。不以經世宰物爲心而以容身固寵爲術。則宰相失其職矣。二者交失其職。是以體統不正。綱紀不立。而左右近習皆得以竊弄威權。賣官鬻獄。使政體日亂。國勢日卑。雖有非常之禍伏于冥冥之中。而上恬下熙。亦莫知以爲慮者。是可不察其所以然者而反之。以汰其所已用。而審其所將用者乎。選之以其能正已而可畏。則必有以得自重之士。而吾所以任之不得不重。

任之既重則彼得以盡其獻可替否之志而行其經世宰物之心而又公選天下直諒敢言之士使爲臺諫給舍以參其議論使吾腹心耳目之寄常在于賢士大夫而不在于羣小陟罰臧否之柄常在于廊廟而不出于私門如此而主威不立國勢不强綱維不舉刑政不清民力不裕軍政不脩者吾不信也書曰成王畏相語曰和臣不忠且以唐太宗之聰明英特號爲身兼將相然猶必使天下之事關由宰相熟審便安然後施行蓋謂理勢之當然有不可得而易者

〇四海之廣。兆民至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為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綱紀以持之于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于下也。何謂綱紀。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何謂風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為。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然綱紀之所以振。則以宰執秉持而不敢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人主又以其大公至正之心。恭已于上而照臨之。是以賢者必上。不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賞。有罪

者必刑而萬事之統無所闕也綱紀既振則天下之人自將各自矜奮更相勸勉以去惡而從善益不待黜陟刑賞一二加于其身而禮義之風廉耻之俗已丕變矣惟至公之道不行于上是以宰執臺諫有不得人黜陟刑賞多出私意而天下之俗遂至于靡然不知名節行檢之可貴而唯阿諛軟熟奔競交結之爲務一有端言正色于其間則羣譏衆排必使無所容于斯世而後已此其形勢如將傾之屋輪奐丹雘雖未覺其有變于外而材木之心已皆蠹朽腐爛而

不可復支持矣苟非斷自聖志洗濯其心而有以大警敕之使小大之臣各舉其職以明黜陟以信刑賞則何以振已頹之綱紀而勵已壞之風俗乎管子曰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賈誼常爲漢文誦之而曰使管子而愚人也則可使管子而少知治體是豈可不爲寒心也哉二子之言明白深切非虛語者○爲政如無大利害不必議更張議更張則所更一事未成必鬨然成紛擾卒未已也至于大家且假借之故子產引鄭書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

○古人爲政一本于寬今必須反之以嚴蓋必如是矯之而後有以得其當今人爲寬至于事無統紀緩急予奪之權皆不在我下梢却是奸豪得志平民既不蒙其惠又反受其殃矣○問政治當嚴其號令不必嚴刑以爲威曰號令旣明刑罰亦不可弛苟不用刑罰則號令徒掛墻壁耳與其不遵以梗吾治曷若懲其一以戒百與其覆實撿察于其終曷若嚴其始而使之無犯做大事豈可以小不忍爲心○問爲政者當以寬爲本而以嚴濟之曰某謂當以嚴爲本而

以寬濟之曲禮謂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須是令行禁止若曰令不行禁不止而以是爲寬則非也○或問程子曰論治便要識體如爲朝廷有朝廷之體爲一國有一國之體爲州縣有州縣之體否曰然是个大體有格局當做處如作州縣便合治告訐除盜賊勸農桑抑末作如朝廷便須開言路通下情消朋黨如爲大吏便須求賢才去贓吏除暴斂均力役這个都是定的格局合當如此做○與張欽夫書曰內脩外攘譬如直內方外不直內而求外之方固不可

然亦未有今日直內而明日方外之理。須知自治之心。不可一日忘。而復讐之義。不可一日緩。乃可與語今世之務矣。

南軒張氏曰。周家建國。自后稷以農事爲務。歷世相傳。其君子則重稼穡之事。其室家則躬織紝之勤。相與咨嗟歎息。服習乎艱難。詠歌其勤苦。此實王業之根本也。如周公之告成王。其見于詩有若七月。皆言農桑之候也。其見于書有若無逸。則欲其知稼穡之艱難。知小人之依也。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乎此。

夫治常生于敬而亂常起于驕肆使爲國者而毋念乎稼穡之勞而其后妃又不忘乎織紝之事則心不存焉寡矣何者其必嚴恭朝夕而不敢怠也其必懷保小民而不敢康也其必思天下之饑寒若已饑寒之也是心常存則驕矜放肆何自而生豈非治之所由興也歟美哉周之家法也聖哲相繼固不待論而其后妃之賢見于簡篇太王之妃則姜女也而文王之母則太任妃則太姒而武王之后又邑姜也皆助其君于焦勞于內以成風化之美觀后妃則太王文

武之德皆可知矣以此垂世而其後世猶有若幽王者惑褒姒而廢正后以召犬戎之禍而詩人刺之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蓋推其禍端良由稼穡織紝之事不聞于耳不動于心以至于此故誦服之無斁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興誦休其蠶織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衰其得失所自豈不較著乎以是意而考秦漢以下其治亂成壞之源皆可見矣

問三代治天下曰井田封建肉刑後世變井田為阡陌變封建為郡縣變肉刑為鞭笞而末流愈不勝其

弊。今欲追復舊制。於斯三者何先。潛室陳氏曰。復古惟唐得之。世業府兵。六典建官。分畫措置。最有法度。其不傳遠者。非作法不善。自是家法不正。無賢子孫耳。先儒謂必有關雎麟趾之化。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古人所以兢業寅畏。左規右矩者。正欲立个人樣。以為守法之地耳。

西山真氏曰。世之言政者。有曰寬以待良民。而嚴以馭姦民也。或曰撫民當寬。而束吏貴嚴也。或曰始嚴而終之以寬也。然則治人之術。其果盡于此乎。如其

盡于此也。夫人之所知也。吾何庸思。且世之能是者亦衆矣。抑何其合于聖賢者寡也。嗚呼。吾患不能存吾心焉爾。吾之心存。則蘊之為仁義。發之為惻隱羞惡。隨物以應。而無容心焉。則寬與嚴在其中矣。且獨不觀諸天乎。熙然而春。物無不得其生者。凜然而秋物無不遂其成者。是果孰為之哉。曰陰與陽而已。人知天道之妙若是。而不知吾之所謂仁義者。即天之陰陽也。昔者聖人繫易。蓋嘗言之。以見夫人之與天。其本則一。自夫汩之以私。亂之以欲。于是乎與天不

相似矣。盍亦反其本而觀之。怵惕于倩之所可矜。顙泚于事之所可愧。此固有之良心。而非由外鑠者也。吾能存之使勿失。養之無以害。則天理渾然。隨感輒應。於其當愛者。惻惻施焉。非吾愛之也。仁發乎中而不能不愛也。於其當惡者。懲艾加焉。非吾惡之也。義動乎中而不能不惡也。吾之愛惡。以天不以人。故雖寬而寬之名不聞。雖嚴而嚴之迹不立。以之治人。其庶矣乎。○或者患國勢未張。而欲振以威刑。患財用未豐。而欲益以聚歛。謂誠信不如權譎。謂忠厚不如

刻薄有一于玆皆伐國之斧斤蠹民之螟螣也。

敬軒薛氏曰孔子曰焉用殺。論語二十篇無一殺字。言爲政者聖人之仁心大矣。

撝謙曰世之大治。王者大一統。則一國之中。君臣長佐之心必一。一家之中。父子兄弟夫婦主僕之心必一。師友之所學問必一。衣冠章服必一。律度量衡必一。及其將裂。則一國之中。君臣長佐之心必異。一家之中。父子兄弟夫婦主僕之心必異。衣冠章服律度量衡必異。其一也。非强而同之。上以

大中之道立于上下之人不得而異其異也上無以教下無以守異言喧豗視若固然可哀也已○世之治也其人心必敦實尚廉耻威儀必靜重言語唯諾必謹其亂也人心必妄詐寡廉耻威儀必佻薄言語必浮誕應對必苟且故余之幼也見尊俎之前揖讓折還繁而不殺羮酒之行列必整有古賓主百拜之風及其敗也雖大宴會一揖而就坐徹宴之辰一鬨而散無有成禮而退者陳常時夏其廢也久矣○問國之亂亡必有朋黨君子以

小人爲朋黨小人以君子爲朋黨以爲朋黨皆除耶則漢之黨錮唐之清流宋之僞學反以此排陷正人以爲不當除耶則洪範明言人無有淫朋無有比德無偏無黨王道蕩蕩而歷代小人皆以結黨成羣顚倒毁譽布滿中外危及社稷則將何法以消之而後可曰是不難也君相無知人之明而徒聽毁譽國無政故有朋黨若君相知人而賢者必舉不肖者必黜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則朋黨自消矣消朋黨必始于清選舉

王霸

程子曰。王者奉若天道。動無非天者。故稱天王。命則天命也。討則天討也。盡天道者。王道也。後世以智力持天下者。霸道也。

南軒張氏曰。學者須要先明王霸之辨。而後可論治體。王霸之辨。莫明于孟子。大抵王者之政。皆無所爲而爲之。霸者則莫非有所爲而然也。無所爲者天理義之公也。有所爲者人利欲之私也。考左氏所載齊桓晉文之事。其間豈無可喜者。要莫非有所爲而然。

考其迹。而其心術之所存。固不可掩也。

問王伯如何分別。潛室陳氏曰。以其爲天下王。故謂之王。以其爲方伯。故謂之伯。未見其美玉碔砆之辨。自其有三王之至公。有五伯之智力。而後有王伯。是非誠僞之分。故今之言王伯之分者。當以孟子德行仁力假仁爲正。

敬軒薛氏曰。余少知王伯之名。而不知其實。近日方思得之。葢謂之王者。自一念一慮。一心一身。刑于妻子。達之家國天下。無非仁義禮智之充周。初無內外

隱顯遠近之間也。程子所謂有天德者。便可語王道。謂之霸者。形諸念慮身心者。無非人欲之私。施諸政事征伐者。則假仁義之名。其內外隱顯遠近名實判然不相須矣。此王霸誠僞之所以不同也歟。

𢹂謙曰。王霸雖亦如此。然霸只是以力服人之名。○以主伯言之。則天子謂之王。諸侯之長謂之伯。以王霸言之。則以德行仁謂之王。以力假仁謂之霸。孟子所論王霸。非王伯也。後世若漢高帝唐太宗。皆謂之霸可也。○後世創業之君。有霸而無王。

何也。後世多彊盛之奸雄。有非可以德化者。故天每以英雄之主。感而服之。但得其心。緣于至公。猶王道也。世多以覇爲僞。則不同。覇者但不能純耳。非僞也。僞則無物。必無成就之理。新莽是也。

郊社

程子曰。古者一年之間。祭天甚多。春則因民播種而祈穀。夏則因旱暵而大雩。以至秋則明堂。冬則圜丘。皆人君爲民之心也。凡人之不可一日不見父母。人君不可一歲不祭天。豈有三年一親郊之理。○北郊

不可廢此是報本之祭豈得同時耶

朱子曰古時天地定是不合祭○五峯言無北郊只祭社便是此說却好

揭謙曰經諸儒論定之後凡漢儒所謂感生帝耀魄寳威靈仰之類皆一掃而去之矣唯天地分祀合祀之說尚有可論者今按漢初郊祀未應經義成帝從匡衡之議準古禮罷甘泉汾陰諸祠作長安南北郊分祀天地而卒不獲其福此見天地之饗在明德以薦馨香而不徒在于兆位也至元始

中王莽以天地有分有合冬至祀天陽時陽位夏至祀地陰時陰位此各特祀不得合者也冬至后不省方之時命有司行事夏至亦然孟春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地于南郊以高帝高后配天地位皆南嚮同席地在東同牢而食光武中興竟採用莽說行之終東京之世援莽孟春合祀未有據于古分祀而命有司攝事合祀而天地同席皆謬之謬者莽行之而不及其世光武用之而傳祚久遠固在德歟魏王肅以爲圜丘即郊五帝同一天

晉元始中從其議除五帝之號同稱昊天合郊丘。自後圜丘方澤不別立而五帝位則仍復焉。五代至唐分祭武后時始合開元仍之至宋皆用合祭之禮唯元豐時一分祭未幾復合洪武初分祭以天氣失和復合至嘉靖時復分分合之議聚訟久矣今以禮論之據周禮冬至祀天於南郊而儀禮會諸侯禮日于南門外夏至祀地于北郊而儀禮會諸侯禮月于北門外此皆祭天地而主日月也國語稱天子朝日夕月儀禮將會諸侯禮日于東

門外。周禮四類之祭。以實柴祀日月星辰。此直祭日月也。冬至祭天。主日。雖配以月而不言祭地。據周禮六變之樂。致川澤山林丘陵墳衍土祇而後致象物與天神。則天神地祇無不畢致。而獨言祀天。蓋有事于尊可以及卑也。然而天地定位水火不相射。故祭日於泰壇。祭月於坎。則在泰壇外之西。所謂以別外內也。夏至祭地。卑不合尊。則不致天神。而天子適四方之柴則王躬柴祀于南門外。而北門外之禮月與羣神之祀。皆諸臣代告焉。蓋

南郊祀天王日兼有諸神之位而月在壇外之西巡狩之柴陰陽各祭于其方北郊之祀地止及四望山川之類此有周祭天地之明法也後世王分祭者止見大司樂南北郊之說而幷未及詳其六變降神一段兼致土祇王合祭者又抗地于天而同壇並尊遂廢北郊之禮而幽明不別皆失之甚也○冬至祭天夏至祭地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孟春祈穀季秋報成五年大禘三年大祫四時廟享親耕蒞學此數者天子皆不可以不親也而後世

人主深宮簡出郊廟皆使人攝之豈所以承天子民之意哉○按德合天地謂之帝帝與天不同

宗廟

撝謙曰宗廟詳辨見中庸達孝章朱子或問余附以鄱陽馬氏辨并余說載中庸本義故此篇不具載○七廟辨又見禮學彙編

程子（伊）曰祭祀之報本于人心聖人制禮以成其德故豺獺能祭其性然也○（伊）嘉禮不野合野合則秕稗也故生不野合則死不墓祭葢燕享祭祀乃宮室

中事。後世習俗廢禮。有踏青藉草飲食。故墓亦有祭。如禮望墓爲壇。幷墓人爲墓祭之尸。亦有時爲之。非經禮也。後世在上者未能制禮。則隨俗未免墓祭。既有墓祭。則祠堂之類。亦且爲之可也。

張子曰。宗子爲士。立二廟。支子爲大夫。當立三廟。是曾祖之廟爲大夫立。不爲宗立。然不可二宗別統。故其廟亦立于宗子之家。

三廟圖

太祖

昭　穆

朱子曰祖有功而宗有德是爲百世不遷之廟商六百年只三宗皆以有功德當百世祀故其廟稱宗至後世始不復問其功德之有無一例以宗稱之○鄭氏曰夏五廟商六廟周七廟今按商書已云七世之廟鄭說恐非

撝謙曰商七廟有三宗一祖三宗則所餘昭穆之

位僅三廟爾。又商人多兄終弟及。則祖與父已不及祭。固知三宗在七廟之內。則無不祧之理。六廟之說。尤無據。然商詩所言七世之廟。是太祖之廟。更歷七世者。雖大夫亦有之。如季友之廟至康子時已七世。

商三宗圖

	太祖	
中宗		太宗
穆		高宗
穆		昭
穆		昭
		昭

又曰古人七廟恐是祖宗有功德者不遷胡氏謂如此則是子孫得以去取其祖宗然其論續謚法又謂謚乃天下之公義非子孫得以私之如此則廟亦然○問漢儒所論如何曰劉歆說得較是他謂宗不在七廟中者謂恐有功德者多則占了那七廟數也此說辨見禮學彙編

周九廟圖

昭	太祖	穆
武世室		文世室
昭		穆
昭		穆
昭		穆

或問遠廟爲祧如何曰天子七廟如周文武之廟不祧文爲穆則凡後之屬乎穆者皆歸于文之廟武爲昭則凡後之屬乎昭者皆歸于武之廟也○昭穆昭常爲昭穆常爲穆中間始祖太廟門向南兩邊分昭穆周室則自王季以上之主皆祧于后稷始祖之夾室自成王昭王以下則隨昭穆遞遷于昭穆之首廟而止如周則文王爲穆之首廟凡新崩者祔廟則看昭穆但昭則從昭穆則從穆不交互兩邊也又云諸廟皆有夾室○問廟主自西而列何所據曰此也不

是古禮如古時一代只奉之于一廟如后稷爲始封之廟文王自有文王之廟武王自有武王之廟不曾混雜共一廟○古者一世自有一廟有門有堂有寢凡屋三重檣四周爲自後漢以來乃爲同堂異室之廟一世一室而以西爲上如韓文中家廟碑有祭初室祭東室之語今國家亦只用此制故士大夫家亦無一世一廟之法而一世一室之制亦不能備故溫公諸家祭禮皆用以右爲尊之說獨文潞公嘗立家廟今溫公集中有碑載其制度頗詳亦是一世一室

而以右為上自可檢看伊川之說亦誤。昭穆之說則又甚長。中庸或問中已詳言之。更當細考。大抵今士大夫家。只當且以溫公之法為定也。○家廟要就人住居。神依人。不可離外做廟。又在外。婦女遇雨時難出入。

臨川吳氏曰。古之大夫元士有家。有家者何。謂都邑有食采之田以奉宗廟。子孫雖不世爵而猶世祿。承家之宗子。世世守其宗廟所在。而支子不得與焉。宗子出在他國而不復。然後命其兄弟若族人主之。此

古者士大夫之家。所以與國咸休而無時或替也

撝謙曰。夫禘嘗之義。所以治國。後世帝王。窮極崇奉。而使其公卿大夫。不得有其一廟。是以追先報本。苟且滅裂。而莫有愛其家國者。非達孝之道也。今苟使之有廟。且當使之祿及其子。然今之士大夫之廉者。當其罷歸。遽已皇皇無食。而況及其世乎。然則爲之奈何。是必君人者。約已弘物。損後宮無益之費。而去冗官。淸軍制。省選舉。苟非創籍者。皆當祿之終身。而三品以上。則祿及其子。庶幾國

有世家而家有世祀。立祠堂者。必當立祭田。知合敬同愛之理。則天下治于肩中矣。崇禎末年。江南民俗。凡疾病買賣者。不知何故。輙夜祀傷官。所謂傷官者。皆横死之鬼也。每至夜分。鳴鑼放爆。鼓吹達旦。而官不知禁。則地方何由得安。兵傷何由得息乎。須用厲禁以止之。而勸其愚者。何不以此費。盡禮于祖先。爲得益也。舊法鬼無所歸者。官以城隍爲主。聚而祭之。極得。

性理大中卷之十七終

性理大中卷之十八

錢塘應撝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用人

程子曰。游宇之廣。億兆之衆。一人不可以獨治。必賴輔弼之賢。然後能成天下之務。自古聖王。未有不以求任輔相爲先者也。在商王高宗之初。未得其人。則恭默不言。蓋事無當先者也。及其得傅說而命之。則曰濟川作舟楫。歲旱作霖雨。和羹唯鹽梅。其相須倚

賴之如此此此聖人任輔相之道也夫圖任之道以慎擇爲本擇之慎故知之明知之明故信之篤信之篤故任之專任之專故禮之厚而責之重擇之慎則必得其賢知之明則仰成而不疑信之篤則人致其誠任之專則得盡其才禮之厚則體貌尊而其勢重責之重則自任切而功有成是故推誠任之待以師傅之禮坐而論道責之以天下治陰陽和故當之者自知禮尊而任專責深而勢重則挺然以天下爲已任故能稱其職也雖有姦諛巧佞知其交深而不可間

勢重而不可搖。亦將息其邪謀。歸附于正矣。後之任相者與于是。其始也不慎擇。擇之不慎。故知之不明。知之不明。故信之不篤。信之不篤。故任之不專。任之不專。故禮之不厚。而責之亦不重矣。擇不慎。則不得其人。知不明。則用之猶豫。信不篤。則人懷疑慮。任不專。則不得盡其能。禮不厚。則其勢輕而易搖。責不重。則不稱其職。是故任之不盡其誠。待之不以其禮。僕僕趨走。若吏史然。文案紛冗。下行有司之事。當之者自知交不深。而其勢輕。動懷顧慮。不肯自盡。上懼君

心之疑下虞羣議之奪故畜縮不敢有爲苟循常以圖自安爾君子弗願處也姦邪之人亦知其易搖曰伺間隙如是其能自任以天下之重乎若曰非任之艱知之維艱且何以知其賢而任之或失其人治亂所係此人君所以難之也

涑水司馬氏曰用人者無親疎新故之殊惟賢不肖之爲察其人未必賢也以親故而取之固非公也苟賢以親故而舍之亦非公也夫天下之賢固非一人所能盡也若必待素識熟其才行而用之所遺者亦

多矣古之爲相者則不然舉之以衆取之以公衆曰賢矣已雖不知其詳姑用之待其無功然後退之有功然後進之所舉得其人則賞之非其人則罰之進退賞罰皆衆人所共然也已不置毫髮之私于其間苟推是心以行之又何遺賢曠官之足病哉

元城劉氏曰齊桓公之郭問其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桓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于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每讀至此未嘗不掩卷太息以

謂鄙夫固陋。獨理不明。人之所非。反以爲是。衆之所惡。覆以爲美。此乃愚者偏暗之常態。固不足論。若夫能知天下之善惡。如辨黑白而無疑貳之心。蓋非智者有所不及。然而國君反以此而亡國。其故何也。夫郭君能知善之爲善。惡之爲惡。則不可謂之不智。特以其見善而不能用。使君子無以自立。知惡而不能去。使小人得以成朋。因循積累。其害遂至于亡國。然則有天下者。可不覩此以爲戒乎。○自古及今。未有任君子而不治。用小人而不亂者。蓋甘言美辭。足以

慼移人意。小節僞行。足以欺惑世俗。及其得志。苟患失之。陰引姦邪。廣布心腹。根深帶固。牢莫可破。則其爲國家之害。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故陸贄之論以爲操兵以刃人。天下不委罪于兵。而委罪于所操之主。蓄蠱以殃物。天下不歸咎于蠱。而歸咎于所蓄之家。此言逢小。可以喻大。

華陽范氏曰。才有君子之才。有小人之才。古之所謂才者。君子之才也。後世之所謂才者。小人之才也。高陽氏有子八人。天下以爲才。其所以爲才者。曰齊聖

廣淵明允篤誠高辛氏有子八人天下以爲才其所
以爲才者曰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周公制禮作樂孔
子以爲才然則古之所謂才者兼德行而言也後世
之所謂才者辯給以禦人詭詐以用兵僻邪險詖趨
利就事是以天下多亂職斯人之用于世也在易師
之上六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小人勿用必亂
邦也未濟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王者
創業垂統求哲人以遺後嗣故能長世也豈以天
下未定而專用小人之才歟○人君勞于求賢逸于

任人古者疇咨僉諧然後用之苟得其人則任而勿疑乃可以責成功○明君用人而不自用故恭已而成功多疑之君自用而不能用人故勞心而敗事自古征伐或勝或負多由于此二者矣○自古君子易疏小人易親葢君子難于進而果于退小人不恥于自售而戚于不見知其進也無所不至人君一爲所惑不能自解鮮有不至禍敗者也

五峯胡氏曰唐文宗云宰相薦人當不間疎戚若親故果才避嫌而棄之亦不爲公誠哉是言也

豫章羅氏曰。名器之貴賤。以其人。何則。授于君子則貴。授于小人則賤。名器之所貴。則君子勇于行道。而小人甘于下僚。名器之所賤。則小人勇于浮競。而君子恥于求進。以此況之。人君之名器。可輕授人哉。

朱子曰。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故賈誼之言曰。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猶生長于齊之地。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無不正。猶生長于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是以古之聖王。欲脩身以治人者。必遠便嬖以近忠直。盖君子小人。如

氷炭之不相容薰蕕之不相入小人進則君子必退君子親則小人必疏未有可以兼收並蓄而不相害者也能審乎此以定取舍則其見聞之益薰陶之功所以謹邪僻之防安義理之習者自不能已而其舉措刑賞所以施于外者必無偏陂之失一有不審則不惟其妄行請托竊弄威權有以害吾之政事而其導諛薰染使人不自知覺而與之俱化則其害吾之本心正性又有不可勝言者然而此輩其類不同蓋有本出下流不知禮義而稍通文墨者亦有服儒衣

冠叨竊科第而實全無行檢者是皆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蠹苟非心正身脩有以灼見其情狀如臭惡之可惡則亦何以遠之而來忠直之士望德業之成乎○仗節死義之士當平居無事之時誠若無所用者然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汲以求之者蓋以如此之人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詭隨平日無事之時得而用之則君心正于上風俗美于下足以逆折姦萌潛消禍本自然不至眞有仗節死義之事

非謂必知後日當有變故而預畜此人以擬之也惟其平日自恃安寧便謂此等人才必無所用而專取一種無道理無學識重爵祿輕名義之人以爲不務矯激而尊寵之是以紀綱日壞風俗日偷非常之禍伏于冥冥之中而一旦發于意慮之所不及平日所用之人交臂降叛而無一人可同患難然後前日擯棄流落之人始復不幸而著其忠義之節以天寶之亂觀之其將相貴戚近幸之臣皆已頫顙賊庭而起兵討賊卒至于殺身滅族而不悔如巡遠杲卿之流

則遠方下邑人主不識其面目之人也。使明皇叠得巡等而用之。豈不能銷亂于未萌。巡等叠見用於明皇。又何至眞爲仗節死義之人哉。○自古君子小人雜居並用。非此勝彼。即彼勝此。無有兩相疑而終不決者。此必然之理也。故雖舉朝皆君子。而但有一二小人。雜于百執事之間。投隙抵巇。已爲足患。況居侍從之列乎。況居丞弼之任。而潛植私黨。布滿要津乎。葢二三大臣者。人主之所與分別賢否。進退人才。以圖天下之事。自非同心一德。協恭和衷。彼此坦然。一

以國家爲念而無一毫有已之私間于其間無以克濟若以小人參之則我之所賢而欲進之者彼以爲害已而欲退之我之所否而欲退之者彼以爲助已而欲親之且其可否與同不待勉爭力辨而後決但于相與進退之間小爲俯仰前郤之態而已足以敗吾事矣是豈可不先以爲慮而輕爲他計以發其害我之機哉○與籍溪胡先生書曰所謂救其本根之術不過視天下人望之所屬者舉而用之使其舉措用舍必當于人心則天下之心翕然聚于朝廷之上

其氣力易以鼓動。如羸病之人。鍼藥所不能及。病其丹田氣海。則氣血萃于本根。而耳目手足利矣。

東萊吕氏曰。用人之道。詎可信其虛言而不試之以事乎。是以明君將欲付大任于是人。必納之于膠擾繁劇之地。以觀其材。處之于閒暇寂寞之鄉。以觀其量。使之嘗險阻艱難。以觀其操。使之當盤根錯節。以觀其斷。投之州縣。磨之歲。凡習之既久。養之既深。與將束帶立于朝。天下之事。莫不迎刃而解也。

魯齋許氏曰。任用人才。興作事功。自己已有一定之

見然不可獨用己意獨用己意則排阻者必多吾事敗矣稽于衆取諸人以爲善然後可堯之禪舜也以聖人見聖人不待三載之久而後知也嘗一見便知之然而不敢以己之見便以天位付之必也賓于四門納于大麓歷試諸艱使天下之人共知之四岳十二牧共推之若不出于堯之意也然後居天位理天職人無間言後世稱聖後之在用人才立事功者皆獨出己意憲宗淮蔡功成而裴中立不得安于朝矣況大于此者乎

撝謙曰書曰毋侮君子罔以盡人心鞭笞行于殿陛而求士之有恥不可得也得無恥者而用之何以為國

求賢

朱子與劉共父書曰古之大臣以其一身任天下之重非以其一耳目之聰明一手足之勤力為能周天下之事也其其所頼共正君心同斷國論必有待于衆賢之助焉是以君子將以其身任此責者必咨詢訪問取之于無事之時而參伍校量用之于有事之日

蓋方其責之必加于已而未及也無幾旦暮倉卒之頃則其覩之得以久無利害紛爭之惑則其察之得以精誠心素著則其得之多歲引月長則其蓄之富自重者無所嫌而敢進則無幽隱之不盡欲進者無所爲而不來則無巧僞之亂真久且精故有以知其長短之實而不差多且富故有以使其更迭爲用而不竭幽隱畢達則讜言日聞而吾德脩取舍不眩則望實日隆而士心附此古之君子所以成尊主庇民之功于一時而遺風餘韻猶有稱思于後世者也今之

人則不然。其於天下之士。固有漠然不以爲意者矣。其求之也。又或得之近而不知其遺于遠。足于少而不知其漏于多。求之備而不知其失于詳也。其平居暇日。所以自任者雖重。而所以待天下之士者。不過如此。是以勤勞惻怛。雖盡于鰥寡孤獨之情。而未及乎本根長久之計。恩威功譽。雖播于兒童走卒之口。而未論乎賢士大夫之心。此蓋未及乎有爲。而天下之士。已先以訑訑之聲音顏色待之矣。至于臨事倉卒。而所蓄之才。不足以待用。乃始欲泛泛然求已所

未知之賢而用之不亦難哉或曰然則未當其任而欲先得天下之賢者宜柰何曰權力所及則察之舉之禮際所及則親之厚之皆不及則稱之譽之又不及則鄉之慕之如是而猶以爲未足也又于其類而求之不以小惡掩大善不以衆短棄一長其如此而已抑吾聞之李文公之言曰有人告曰某所有女國色也天下之人必將極其力而求之無所愛也有人告曰某所有人國士也天下之人則不能一往而先焉此豈非好德不如好色者乎嗚呼欲任天下之重

者。誠反此而求之則亦無患乎士之不至矣○天下之事。决非一人之聰明才力所能獨運。是以古之君子。雖其德業智謀。足以有爲。而未嘗不博求人才以自裨益。方其未用而收寘門牆。勸奬成就。已不勝其衆。是以至于當用之日。推挽成就。布之列位。而無事之不成也。○古之君子。有志于天下者。莫不以致天下之賢爲急。而其所以急于求賢者。非欲使之綴輯言語。譽道功德。以爲一時觀聽之美而已。蓋將以廣其聞見之所不及。思慮之所不至。且慮夫處已接物

之間。或有未盡善者。而將使之有以正之也。是以其求之不得不博。其禮之不得不厚。其待之不得不誠。必使天下之賢。識與不識。莫不樂自致于吾前。以輔吾過。然後吾之德業。得以無媿于隱微。而浸極于光大耳。

舉選

明道先生上神宗皇帝書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竊以去聖久遠。師道不立。儒者之學。幾于廢熄。惟朝廷崇尚教養之道。則不日而復。古者一道德

以同俗。苟師學不正。則道德何從而一。方今人執私見。家爲異說。支離經訓。無復統一。道之不明不行。乃在于此。臣謂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各以類舉。及百執事方岳州縣之吏。悉心推訪。凡有明先王之道。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其次有篤志材良行脩者。皆以名聞。其高蹈之士。朝廷當厚禮延聘。其餘命州縣津遣。萃于京師。館之寬閑之宇。豐其廩餼。卹其家之有無。以大臣之賢典領其事。俾諸儒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于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洒掃應對

以往。脩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厲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于擇善脩身至于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于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于是者爲成德。又其次取材識明達。可進于善者。使日授其業。稍久則舉其賢傑。以備高任。擇其學術大明德義可尊者。爲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始自藩府至于列郡。擇士之願學。民之俊秀者入學。皆優其廩給。而蠲其身役。凡其有父母骨肉之養者。亦通其優游往來。以察其行。其大不率教者。斥之從役。漸

自太學及州郡。郡之學。擇其道業之成可為人師者。使教于縣。縣之學。如州郡之制。異日則十室之鄉。達于黨。遂。皆當脩其庠序之制。為之立師。學者以次而察焉。縣令每歲與學之師。以鄉飲之禮。會其鄉老學者。衆推經明行脩材能可任之士。升于州之學。以觀其實。學荒行虧者罷歸。而罪其吏與師。其升于州而當者。復其家之役。郡守又歲與學之師。行鄉飲酒之禮。大會郡士。以經義性行材能三物賓興其士于大學。大學又聚而教之。其學不明。行不脩。與才之下者。

惡弗可得而知也然而授以操柄加之人上是以赤子之肉投畀虎穴也况綉績雕琢之文又不足以爲善言乎則其疇昔之志夙夜之學瀝盡于數刻之試而胸中未始有一毛可爲效官之資也禮儀則習于同列政體則咨于老吏自受爵之日爲學制之始奈何欲致治興化也惟今大學論士既不觀德行矣而學士之版徒記姓名而已求試而來報罷而去以天子之辟雍與諸生假道而過耳郡國雖或興學而士之進取罔繇于此是皆存學之名失學之實也按唐

制自京師郡縣皆有學焉每歲仲冬課試其成者長吏會屬僚設賓主陳俎豆備管絃牲用少牢行鄉飲酒禮歌鹿鳴之詩名耆老叙少長而觀焉既餞而與計偕其不在學而舉者謂之鄉貢此近古旁求之法也而一出課試不繇行實亦同歸于弊矣爲朝家之計莫若斥大士館使薦紳之族咸造焉增脩州學使士庶人之俊秀咸在焉擇賢以爲之師分經以爲之業限以積久毋得擅去日觀其德月課其藝賢邪非一時之賢久居而不變乃其賢也能邪非一時之能

歷試而如一。乃其能也。如是而得人不精。未之信也。其有急于胼養。或素已成就。不在學者。則循舊貢舉。先其名譽。後其課試。舉之非一人之舉。必鄉曲共舉也。用之非一人之用。必天下共用也。如是而得人不精。亦未之信也。或曰。鄉者亦嘗先名譽而後課試矣。以其進者濫而取者私也。今而復之。其可乎。曰。進皆有濫。顧其利害何如耳。糊其名而易其書。有司不得輕重焉。是吏之公也。君子之道。不遑于童子之雕蟲。是法之私也。以名取之。則亦反是矣。吏之私者。則刑

可速也。法之私者。雖聖人因之。末如之何矣。此賢者所以日削。教法所以不競也。惟解而更張之。乃為邦之盛節也。

五峯胡氏曰。古者舉士于鄉。自十年出就外傅。學于家塾州序。其學者何事也。曰六禮也。七教也。八政也。書其資性近道。才行合理。鄉老鄉吏會合鄉人于春秋祭祀鬼神而書之者也。三歲大比。鄉老鄉吏。及鄉大夫。審其性之不悖于道也。行之不反于理也。書其質之先後無變也。乃入其書于司徒。謂之選士。選士

學于鄉校其書之如州序三歲大比鄉大夫及司徒審之如初乃入其書于學正謂之俊士俊士入國學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以上觀古道樂正官屬以時校其業之精否而勉勵之三歲大比樂正升其精者于王謂之進士王命冢宰會天下之進士論資性才行學業某可以爲卿歟某可以爲大夫歟某可以爲士歟卿闕則以可以爲卿者補之大夫闕則以可以爲大夫者補之士有闕則以可以爲士者補之三年一考其績三考黜其不職陟其有功者是故

朝無倖官野無遺賢毀譽不行善惡不眩德之大小當其位才之高下當其職人務自脩而不僥倖于其上人知自守而不冒昧求進人知自重而不輕用其身人能有恥而不苟沒于利此所以仕路淸政事治風俗美天下安寧四夷慕義而疆埸不聳也

朱子曰宰相擇監司吏部擇郡守則朝廷何患不得人

撝謙曰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今以一日之文章而博終身之富貴明乖聖訓此宜變一也又考官

聽訟獄者三四載而使之閱文荒疎既久多所謬誤誤者既售又誤後來此宜變二也糊名易書本以防弊而闗節之弊益不可防徒令胥吏為奸于闈中以此易彼多無知者此宜變三也搜簡始于賈似道待士以無耻而無耻者益甚頂名代替公行無忌此宜變四也每一科舉送卷投呈扳輿乞試之人閧于街市此宜變五也每一科舉闗通線索公行賄賂之人雜沓公私此宜變六也凡此諸弊天下人之所共患也今若從程子李氏之說使

士人皆出學較。選賢以爲之師。分經以授之業。日觀其德。月課其藝。久居而不變。歷試而如一。乃得舉之。其有濫舉賄進者。隨之以罪。庶不謬于聖王取士之法矣。然猶有說焉。古之取士。未有不出于一途者也。自後世略賢能而尙文藝。文藝一途。原不足以盡人才。勢始不得不出于雜。用出于雜。而不限其所至。則其人不法于孔孟。不知國家之大體。豈任公卿。苟限其所至。則是人者。終其身已無復有公卿之望。而所資不過升斗之祿。犯贓病民。

勢所必至又以升斗之祿必遠去鄉里赴奔京師而後取之又遠出京師行數千里而後就之其費已十倍其祿矣彼求之者將何爲乎今雖取士于學而勢有與古必不同者古者諸侯各用其國之人其貢士于天子至少其入于太學者已不復任卑鄙之職而才與士相均今用人旣畢出于學宮選于大學始出而爲主簿典史之任則求之甚艱而用之甚輕聚之太多而校之難精勢必出于冒濫若大學所論賢能止備高位而親民之任反委

之胥吏。則官方雜而治道陵彝。今不若使各省州學之所舉。其上等貢于太學。其餘不必親至京師。入于太學。吏部即使人就選之。凡親民之職。雖至賤。皆領以士人。明試以功。其卓異者。始令陛見。如此則庶無壅積凌雜之弊。〇天下之民。不可有偏而不舉之處也。京師所在。大衆所聚。然亦不可使之。太溢。京營也。後宮也。朝官也。辟雍也。此京師所有而各省所無也。銓選也。朝覲也。會試也。貢舉也。此天下之人。奔走于京師。而亦各省所無也。貴人

既多則商賈自然輻輳富者既衆浮民益多而輦
轂之地乃爲姦民之藪此不可不爲法以稍分之
也今若舉人于學較分選于各省則京邑之姦民
先去其大半矣○銓選者天下治亂之所出而法
之獘叢焉宋楊萬里謂吏部之權適足以爲吏輩
取富之源而尚書侍郎郎官者據案執筆閉目以
書紙尾而已吏部長貳之所可吏以爲不可長貳
無以詰則亦曰然士大夫于是以市于吏吏曰可
也俟長貳之遺忘而畫取其諾昨奪而今與朝然

而夕不然。長貳不知也。朝廷不詗也。吏部之權。乃盡歸于吏。此其弊至今猶然也。然其所以致此者有故。余觀三代之隆。冢宰總百官。然未有以二人盡選天下之官者也。一人盡選天下之官。則遺忘自所不免。今莫若使吏部自分其權。爲尚書者舉數十人。以持各省之銓。每省三人。令州之學師。論舉人之中選者。若干可授教官縣令。若干可授縣丞。若干可授主簿等官。某某可授繁劇。某某可授閒省。以詒持銓者。分地方繁簡之缺。派上中下縣。

卽於千里之內。五百里之外。授之。三年始覲。六年。令監司察得該授某品。或陞或降。以達吏部。吏部授之。其卓異者令陞見。敷奏以言。稱旨者擢居淸要。其縣丞以下陞降。卽令監司達本省持銓行之。亦卽于千里以內五百里之外敘用。益縣令以下。最爲近民。而千里之外。語言多不相通。欲其獄訟得情。亦已難矣。又官既卑而遠出數千里之外。資用行李。將何所藉。赴官既無其力。罷官將無所歸。失所既多。致貪尤烈。又舉人進京會試。舉債以赴

取賂而行。豈實典之意乎。今此法行。則公私之費。省不啻鉅萬。而胥吏之權自輕。其知府以上。始出千里以外。凡地方官皆撥驛傳吏員廩祿令至家送迎。其可也。又并冗食。亦汰選之法

蒞政

程子曰。斟酌去取古今。恐不易言。須尺度權衡。在胸中無疑。乃可處之無差〇古之時分義和以職天道。以正四時。遂司其方。主其時政。後世學其法者。不復知其道。故星曆爲一技之事。而與政分矣〇古者鄉

田同井而民出入相友故無爭鬭之獄今之郡邑之訟往往出于愚民以戾氣相搆善爲政者勿聽焉可也又時取強暴而好譏侮者痛懲之則柔良者安鬭訟可息矣○韓持國嘗患在下者多欺曰欺有三有爲利而欺者固可罪有畏罪而欺者在所恕事有類欺者在所察○或問爲官僚而言事于長理直而不見從也則如之何曰亦權其輕重而已事重于去則當去事輕于去則當留事大于爭則當爭事小于爭則當已○明問臨民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吏曰

正已以格物○或曰治獄之官不可爲曰苟能充其職則一郡無寃民矣

人有語及爲政者和靖尹氏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倦最害事若能無倦推而行之爲尉爲邑爲郡以至爲宰相皆可了若倦則雖居家至小事也不能了

朱子曰作縣固非易事然盡心力而爲之必無不濟今人多是自放懶了所以一綱弛而衆目紊也○廖子晦問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

祀非禮不誠不莊先生謂古人以誠莊對威嚴恭爲政以嚴爲本寬以濟嚴之太過也某竊謂居上以寬爲本寬則得衆嚴以濟寬之不及耳若一意任威其弊將有至于法令如牛毛者然先王爲政之本寬嚴先後之異施者不敢不講曰爲政以寬爲本者謂其大體規模意思當如此耳古人察理精密持身整肅無偷惰戲豫之時故其政不待作威而自嚴但其意則以愛人爲本耳及其施之于政事便須有綱紀文章關防禁約截然而不可犯然後吾之所謂寬者得

以隨事及人而無頗弊不舉之處人之蒙惠于我亦得以通達明白實受其賜而無間隔欺蔽之患聖人說政以寬爲本而今反欲其嚴正如古樂以和爲主而周子反欲其淡蓋今之所謂寬者乃縱弛所謂和者乃哇淫非古之所謂寬與和者故必以是矯之乃得其平耳如其不然則雖有愛人之心而事無統紀緩急先後可否與奪之權皆不在已於是姦豪得志而善良之民反不被其澤矣此事利害只在目前不必引書傳攷古今然後知也但爲政必有規矩使姦

民猾吏。不得行其私。然後刑罰可省。賦斂可薄。所謂以寬爲本。體仁長人。孰有大于此者乎。朱子自註曰。緩急可否是兩事。無程限。則緩急不在已。不親臨。則可否不在已。今見爭訟人到官。常若不得呈覆。須當討會案吏。然後得之。便可見其無政事。不待可否失當。然後知其謬矣。又如縣道送兩稅簿上州磨審。皆有日限。有違失則糾正之。無卽發押用印給還。今有數月不還者。守倅漫不加省。如此之類。不可勝數。以此爲寬。不知孔子意裏道如何也。○平易近民。爲政之本。○事變無窮。幾會易失。酬酢之間。蓋有未及省察而謬以千里者。

南軒張氏曰。爲政須是先平其心。不平其心。雖好事亦錯。如抑强扶弱。豈不是好事。往往只這裏便錯。須

是如明鏡然姸者自姸醜者自醜何預我事若是先以其人爲醜則相次見此人無往而非醜矣○問趙德莊知建寧府問于晦菴爲政寬則是猛則是晦菴曰若敎公寬一尚猛一尚則如發瘧子相似以某之意御善良以寬治强暴以嚴此語如何曰若胸中着一寬字寬必有弊著一猛字猛必有弊吾徒處事當如持衡高者下之低者平之如聖人之秤則常平矣東萊呂氏官箴曰凡治事有涉權貴須平心看理之所在若其有理固不可避嫌故使之無理若其無理

亦不可畏禍。曲使之有理。政使見得無理。只須作尋常公事看。斷過後不須拈出說。尋常犯權貴取禍者。多是張大其事。邀不畏彊禦之名。所以彼不能平。若處得平穩妥帖。彼雖不樂。視前則有間矣。然所以不欲拈出者。本非以避禍。蓋此乃職分之常。若特然看做一件事。則發處已自不是矣。○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則知所以持身矣。司馬子微坐忘論云。與其巧持于末。孰若拙戒于初。此天下之要言。當官處事之大法。用力寡而見功多。無如

此言者人能思之豈復有悔吝耶○前輩常言小人之性專務苟且明日有事今日得休且休當官者不可徇其私意忽而不治諺有之曰勞心不如勞力此實要言也○當官既自廉潔又須關防小人如文字曆引之類皆須明白以防中傷不可不至謹不可不詳知也○當官者凡異色人皆不宜與之相接巫祝尼媼之類尤當疎絕要以清心省事為本○後生少年乍到官守多為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毫末而一任之間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

吏人所益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也○當官者先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前輩嘗言凡事只怕待待者詳處之謂也蓋詳處之則思慮自出人不能中傷也嘗見前輩作州縣或獄官每一公事難決者必沉思靜慮累日忽然若有得者則是非判矣是道也雖不苟者能之○處事者不以聰明爲先而以盡心爲急不以集事爲急而以方便爲上○當官處事但務著實如塗擦文書追改日月重易押字萬一敗露得

罪反重亦非所以養誠心事君不欺之道也百種姦僞不如一實反復變詐不如慎始防人疑衆不如自慎智數周密不如省事不易之道也○事有當死不死其詬有甚于死者後亦未必免死當去不去其禍有甚于去者後亦未必得安世人至此多惑亂失常皆不知義命輕重之分也此理非平居熟講臨事必不能自立不可不預思古之欲委質事人其父兄早夜先以此教之矣中材以下豈臨事一朝一夕所能至哉教之有素其心安焉所謂有所養也○忍之一

字。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清愼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此處事之本也。諺有之曰。忍字敵災星。少陵詩曰。忍過事堪喜。此皆切于事理。爲世大法。非空言也。王沂公嘗說喫得三斗釅醋。方做得宰相。葢言忍受得事也。

魯齋許氏曰。忍害于已者。必思所以害人也。豈知利人。則未有不利于已者也。至于推勘公事。已得大情。適當其法。不旁求深入。是亦利人之一端也。彼俗吏不達此理。專以出罪爲心。謂之陰德。予曰不然。履正

奉公嫉惡舉善人臣之道也有違于此則惡者當害之而反利之善者當利之而反害之顯不能逃其刑責幽不能欺于神明顧陰德何有焉

臨川吳氏曰縣之于民最近令之福惠所及最速莫是官若也世固有廉者矣其見不明則爲吏所蔽雖廉何補亦有廉而且明者矣其心不仁則自謂無取于民不眩于事而深刻嚴酷又縱其下漁獵蹂躒無惻隱之意或其心雖仁而短于剸裁徒有仁心而民不被澤仁而不能故也或其才雖能而意之所向

不無少偏終亦不免于小疵能而未公故也全此五善難矣哉

揭謙曰蒞官行政莫難于治吏胥予少時聞諸長老言舊制皂甲皆用民壯更翻直日無多人無常人吏胥在官過三數年即爲積吏必行究遣今乃令長子孫于中彼此去來皆有頂代銀兩動至千萬上下以爲固然異哉○庶人在官之蘇必如周制而法始盡善○如一大縣亦有吏戶禮兵刑工六職之事每房量存數名優以常祿又縣署許於

鄰近學中辟請二人。亦有常祿。略如漢制。亦可。或曰。如此則祿不給。曰縣之不能以一人獨爲也。衆所知也。今所謂後史者。特縣令以私錢辟之耳。此錢何從出乎。與其害民犯贓以養士。曷若公言之朝廷。于常稅中稍充廣以祿之也。○會典中。到任須知一書。不可不察。

性理大中卷之十八終